

王一川 | 兴味蕴藉：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

供稿 2016-09-0 罗珊

2016年9月6日下午，跨文化研究生国际课程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讲，题目为《兴味蕴藉：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董晓萍教授主持。

讲座的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包括：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问题、兴味蕴藉：本土美质之一、兴味蕴藉与隐喻之比较、兴味蕴藉的实质与要素、艺术品层面中的兴味蕴藉、兴味蕴藉的批评尝试。王一川教授首先从文化自信的话题切入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问题，他认为，当前谈论中国艺术品的困难不在于从古典作品中寻找经典，而在于从现当代艺术作品中找到衡量优秀本土作品的标准，并且还能将其与自古以来的艺术传统接续起来，即找到与古相通的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王一川教授把这种本土美质理解为：被视为地道或优秀的中国艺术品的作品所需具备的基本美学品质。“美质”一词源于《礼记·礼器》中“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其本义偏重于德行修养，因而重“内美”而非“外美”。而要理解现代以来中国艺术品的是否还具有本土美质，首先就需要考察和厘清传统古代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而兴味蕴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关于兴味蕴藉的发展渊源，王一川教授梳理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美学及文论领域的一些观点，它们都遵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即中国艺术品在当代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本土美质——意境或兴。宗白华探究了中国画中中国心灵和西方精神差别；李泽厚提出本土范畴，将“意境”提升至与“典型”这一中心美学原则等同的高度，以期补救外来“典型”的不足；高辛勇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考察“兴”的内涵和渊源；还有陈世骧关于“兴”的解析和叶嘉莹分析诗歌时用到的“兴发感动”。通过对这些观点的阐发，王教授希望从中找到一系列关联性的概念，指出，它们来自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及艺术传统，又能在当代世界多元艺术竞争格局中有效传承或复活中国艺术的本土美质，而“兴味蕴藉”集合了“感兴”、“兴感”、“诗兴”、“兴象”等相互关联词语丛的概念，由“兴味”和“蕴藉”组合而成。它强调艺术品所蕴藉的感兴意义会对公众产生超出一般时间长度和意义繁复度的深厚意味，而这也是集中应对全球化时代当代艺术面临的挑战的关键。

为了进一步阐明兴味蕴藉的含义，王教授将其与隐喻做了跨文化比较。隐喻历来被视为欧洲或西方文论惯常使用的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其本质内涵是在表达对事物的感受时，不是直接陈述，而是以彼代此。在这里，王教授介绍了西方研究中几种关于隐喻的观点，包括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对语言所具有的隐喻功能的阐释、弗莱谈作为修辞的隐喻、波兹曼的媒介隐喻等。而与西方式隐喻的以甲代乙不同，中国的兴味蕴藉体现为甲乙两者之间的“不确定性”或“暧昧性”。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大体相当于西方的“隐喻”，“兴”则属于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相比西方隐喻的以甲暗示乙，中国文化传统擅长的是推举兴味蕴藉或感兴的作用，其特质在于“联类”、“类同”或“类比”性思维原则的运用，中国人并非不主张隐喻，而是相比之下更强调感物类兴，进而把兴味蕴藉视为自身的本土美质。

在第四部分中，王一川教授谈到了兴味蕴藉的实质与要素。事实上兴味蕴藉由此物而兴发出对其同类的直觉，也就是“触类而起”或“随类而兴”的东西；是感触外物而兴发对其同类事物的超常直觉，是一种特殊的联类式想象，或者“有机宇宙观”的呈现，具有由小及大、“以少总多”“万取一收”等特点。在这里王教授列举了多项实例作为佐证，从古代诗歌的经典作品到现代美术作品，并从中提炼出了兴味蕴藉的三个要素：身心勃兴、含蓄有味和余兴深长。身心勃兴指艺术品应能让观众在身体感觉和心灵陶冶两方面都产生兴奋和愉悦；含蓄有味指艺术品的兴味不必过于直露，应该含蓄或蕴藉，这是衡量艺术品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尺度。余兴深长是指，艺术品应当在时间和味道上都拥有让观众延后一段时间持久感发和反复品评的特殊兴味。

具体到艺术品层面中来看兴味蕴藉，王教授谈到中国古代艺术品层面观，这其中包含两条思路，一是认为艺术品有若干层面或等级组成，一是把人物品藻用于艺术品的品评，认为艺术品存在若干价值品级。而从西方艺术品层面构造论来看，则有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提出的文学作品四层面说。以层面构造和品类方式去分别认知艺术品，代表了中国艺术理论的两种基本传统，曾经在古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王教授以兴味蕴藉传统去综合中外艺术品层面构造说，参考当代传媒理论及社会境遇制约说等，总结了艺术品五层面构造：艺术媒介层、艺术形式层、艺术形象层、艺术品质层和艺术余衍层，并通过对不同艺术作品的分析阐明了这五种层次的内涵。

最后，王一川教授介绍了他以兴味蕴藉作为标尺的艺术批评尝试。他认为，假如兴味蕴藉作为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之一，确实在当代具有一种世界性意

义或普遍价值的话，那么，它就应当在无论面对哪种艺术门类时都具有批评的有效性。事实上，中国各艺术门类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天然界限，是可以相互贯通的，兴味蕴藉的实质思想就是一种联类的、有机的宇宙观，不论是艺术品、艺术门类之间，还是不同的受众群体之间，都需要这样的有机互动和意义回响来弥合不同话语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无论是对卞之琳诗歌的分析，还是对罗中立《父亲》油画的审视，对徐冰从《析世鉴》到《天书》到变化与坚持的认识，亦或是对《集结号》影片的阐释，能够看出兴味蕴藉的传统在现当代多种不同门类艺术品的批评中也都能焕发出应有的阐释力量。

王一川教授的授课结束后，由董晓萍教授主持，邀请三位法国专家汪德迈教授、白乐桑教授和金丝燕教授就讲座的内容展开了讨论。汪德迈教授谈到从艺术学在跨文化学中的特殊位置，指出，“从感觉产生意义，而不是从其他方面产生意义，这是艺术的特征。艺术这种特征与物质性有关，头脑和手都可以与物质性建立联系，但有头脑的物质性才是艺术，单纯用手的物质性是技术而不是艺术。中国艺术与文有关，故诗书画同源，艺术品上往往有诗文”。汪先生还谈到，中西方艺术史差距很大，中国艺术学的理论可以丰富西方的美术概念，西方理论或许也能帮助中国艺术家发展他们的思想。白乐桑教授谈到了异文化之间艺术美的参照点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研究。金丝燕教授认为，这一讲的内容是高度抽象化的思考，包含了对意和象、境和象的讨论，但在这些概念的含义的论证上，可以增加考察佛学的思想的影响。王一川教授的高度抽象化的研究，虽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古代文论，但对于当代美学研究有提升。